

从智囊视角透视特朗普政府 对华政策的深层逻辑

王鹏权

摘要：智囊人物是影响决策、反映领导人倾向的重要因素，也是透视一国政策逻辑的重要视角。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要智囊人物史蒂夫·班农、彼得·纳瓦罗、马修·波廷格、罗伯特·莱特希泽、约翰·博尔顿、白邦瑞的主要思想观点，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深层逻辑，即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的利益和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为目标，利用美国民粹主义显著上升的政治生态，编造了一套极具迷惑性的话语体系，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本身的问题转嫁给经济全球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贸对象；同时借此大肆抹黑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类型，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利用西方国家对美国崛起的恐惧，在西方世界拉起联合制华的统一战线，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干扰中国正常发展，维护美国主导、西方占优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特朗普及其智囊设计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说辞，为其反华制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要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准备好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更加严峻的外部挑战。

关键词：特朗普；智囊；民粹主义；中国威胁论；中美关系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8.03.014

2016年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起用了像史蒂夫·班农、彼得·纳瓦罗、马修·波廷格、罗伯特·莱特希泽、约翰·博尔顿这样一些保守色彩浓厚、反华思想尖锐的智囊人物，集中反映出特朗普的认知倾向。这些智囊人物不仅利用美国民粹主义政治生态，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大选，而且从民粹主义出发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大肆炒作中国威胁，攻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这一做法并不是真正为了美国人民的长期利益，而是要达到双重目的：一是制造极具迷惑性的话语颠倒黑白，转移国内矛盾，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稳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的利益；二是恶化中国外部环境，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稳定美国的霸主地位和西方的体系优势。特朗普依靠智囊设计出这样一套系统的理论说辞，为其对华政策提供了战略方向、理论依据和国内选民基础。

一、特朗普外交智囊人物介绍

（一）特朗普外交智囊人物的范畴

美国总统的外交智囊人物一般由其高级顾问和关键内阁成员所组成。大致包括两类角色：第一类为竞选团队中的首席执行官、重要顾问和执政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白宫国家

作者简介：王鹏权，博士，求是杂志社编辑（北京 100727）。

贸易委员会主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这类角色一般由总统直接挑选并任命，能充分反映总统个人意志与思想倾向，主要承担为总统建言献策的职能。正如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所言，他的主要职责是为特朗普的直觉提供“分析基础，证明特朗普的直觉经常是正确的”^①。第二类为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人员，这类角色是内阁成员，需要总统提名、国会投票通过才能任命，在人员选择上更加受到平衡不同党派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需要的影响。这些角色在职能上以贯彻总统思路、执行具体政策和行政任务为主，所以他们作为智囊的作用往往不如第一类角色。此外，一些虽未在白宫任职但长期活跃在美国智库圈和思想界的专家，也可能成为总统的智囊人物。

从2016年选举至今，美国国内公认的特朗普外交智囊人物，除彼得·纳瓦罗外，还有先后担任竞选团队首席执行官、白宫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2017年1月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的马修·波廷格，2017年5月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2018年4月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以及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顾问的白邦瑞。这些人对美国外交事务的思想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接近特朗普的认知倾向，唯有如此才能进入特朗普视线，被吸纳成为智囊人物。以纳瓦罗为例，他在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之前，只是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名经济学教授。因为他书中反对贸易赤字的观点和对外强硬的态度吸引了特朗普，他才得以一跃成为特朗普核心经济顾问。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特朗普高度依赖纳瓦罗，以至于美国媒体这样表示：“如果你通过读一个人了解特朗普的中国观点，那就是纳瓦罗。”^②“特朗普反华政策背后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就是个缩小版的特朗普。”^③同样，波廷格在得到白宫任命之前，也只是一名拥有7年驻华记者和5年军队生涯经历的退役军人。这些智囊反映了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认知倾向，对特朗普对华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分析智囊人物的思想，可以透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深层逻辑。

（二）特朗普智囊人物的代表

1. 史蒂夫·班农

出生于1953年的史蒂夫·班农，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前后可谓首席智囊。特朗普执政后，班农仍担任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虽于2017年8月离开白宫，但他仍支持特朗普，美国战略界也认为，班农的思想仍将长期影响特朗普和白宫决策倾向。

班农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威主义即将在美国和全世界崛起，“就像森林需要周期性大火和柳絮要周期性泛滥一样，社会也需要周期性重组”^④。由

^① Peter Coy, "After Defeating Cohn, Trump's Trade Warrior Is on the Rise Again," *Bloomberg*, Mar 8,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3-08/after-defeating-cohn-trump-s-trade-warrior-is-on-the-rise-again>.

^② Tyler Cowen, "Here's the Economist Whose Ideas Guide Trump," *Bloomberg*, August 1,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6-08-01/peter-navarro-is-the-economist-whose-ideas-guide-trump>.

^③ Megan Cassella, "Trump's attack dog on trade: The California professor behind Trump's anti-China policy is a mini-Trump himself," *Politico*, Mar. 11,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7/03/trump-trade-attack-dog-peter-navarro-000353>.

^④ William Strauss, Neil Howe, "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 Broadway Books, 1997; Neil Howe, "Where Did Steve Bannon Get His Worldview? From My Book,"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24,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where-did-steve-bannon-get-his-worldview-from-my-book/2017/02/24/16937f38-f84a-11e6-9845-576c69081518_story.html?utm_term=.6d34142cd1e0.

他投拍的电影《零世代》反映了这一思想^①。他参与创建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也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2012年3月班农担任总裁之后，使该网站成为“另类右翼的平台”“彻底的反建制派”和保守派主要媒体阵地^②。

在外交政策上，班农持保守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美国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让美国重新伟大”，主张收紧移民政策，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通过贸易和金融手段，把美元投资、实体产业和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反对自由贸易尤其是与中国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班农对中国持强硬的遏制心态。2017年11月，班农在日本东京的演讲中全面暴露出敌视中国的态度和遏制中国的意图^③。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民粹主义在全球崛起的重要原因；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实现“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书；中国通过“战略欺诈”从全球化和美国市场获得了巨额利益，却没有按照美国的期望实现民主化，相反形成了“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厂和工作机会。他还大肆攻击“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货币政策等^④。

2. 彼得·纳瓦罗

纳瓦罗生于1949年，1989年开始在加州大学教授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竞选期间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随后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特朗普新创这个部门，并让纳瓦罗这样没有政治背景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担任负责人，主要是认同纳瓦罗的思想认知和政策主张。特朗普认为，纳瓦罗“很有先见之明地记录了全球化令美国工人承受的伤害，为接下来如何恢复我们的中产阶级展示了一条明路”^⑤。特朗普很多有关中国的看法都受纳瓦罗影响，他的对华政策主张大多能在纳瓦罗的著作中找到出处。

纳瓦罗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他认为，贸易赤字等于允许不友好国家通过侵犯美国供应链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其他国家与美国经贸往来中存在大量“滥权、欺骗、非法和不公正行为”^⑥。他大肆批评中国、德国、日本等拥有对美贸易盈余或者他认为操控汇率的国

^① Eliana Johnson, Eli Stokols, “What Steve Bannon Wants You to Read,” *Politico*, Feb. 7,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7/02/steve-bannon-books-reading-list-214745>.

^② Paul Farhi, “How Breitbart has become a dominant voice in conservative medi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27,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how-breitbart-has-become-a-dominant-voice-in-conservative-media/2016/01/27/a705cb88-befe-11e5-9443-7074c3645405_story.html?utm_term=.654259ff8f9a.

^③ 班农2017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参加所谓的“种族间/宗教间领导人会议第12届年会”，实际上是各种试图分裂中国的组织和势力的大聚会，包括所谓“中国和亚洲民主论坛”“维吾尔人权项目”“西藏法律协会”“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国际汉藏协会”以及法轮功人士。年会发起者是“民运”分子杨建利，出资者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Penny Starr, “Bannon to Address Crowd in Tokyo; Democracies Should Form Alliance to Counter Chinese Threats,” *Breitbart News*, 12 Nov 2017, <https://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7/11/14/bannon-to-address-crowd-in-tokyo-democracies-should-form-alliance-to-counter-chinese-threats/>.

^④ Guy Taylor, “Bannon storms Japan, bashes U. S. ‘elites’ for bungling rise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15, 2017, <http://www.asahi.com/ajw/articles/AJ201711160052.html>.

^⑤ 《纳瓦罗代表作〈致命中国〉核心内容介绍与解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报告，2017年第6号（总第828号），2017年1月22日。另外参考：“Donald Trump has read a lot of books on China: ‘I understand the Chinese mind’,” *Los Angeles Times*, May 3, 2011,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washington/2011/05/donald-trump-i-understand-the-chinese-mind.html>.

^⑥ Peter Navarro Outlines Trump Administration Trade Policy Priorities, *C-SPAN*, June 3, 2017, <https://www.c-span.org/video/?c4659659/peter-navarro-outlines-trump-administration-trade-policy-priorities>.

家。他还主张设立高关税,反对全球供应链,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美国媒体眼里,纳瓦罗是华盛顿乃至整个美国经济学界攻击中国最极端的人^①。他撰写的三本中国问题著作均对中国充满敌意和偏见:2006年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一书指出,中国崛起成为威胁国际能源、自然资源、环境和知识产权的重要因素^②;2011年的《致命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企业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有害产品,中国倾销产品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造成了美国工作岗位的丢失^③;2015年的《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指出,“中国正成为‘修正主义’强权,使用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力量,在亚洲开疆拓土、施展霸权”^④。

在美国经济学界,纳瓦罗和他的学说一样都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他更是“不速之客”^⑤。在美国,几乎找不到经济学家支持纳瓦罗的经济学说^⑥,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他是与“强大的专业共识作对”^⑦。支持纳瓦罗观点的大多是反华分子,比如提出“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⑧。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麦健陆认为,纳瓦罗的观点充满了“夸张和模糊”“对了解中国的人而言几乎没有可信度”^⑨。纳瓦罗不懂中文和缺乏实地研究的事实,让其观点在可信性上大打折扣。

3. 马修·波廷格

波廷格出生于1973年,在麻省大学获得中国研究的本科学位,熟练掌握中文。1998年至2005年先后以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在中国工作7年,获得亚洲出版协会颁发的奖章。2005年9月,波廷格作为一名军事情报官员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期间结识陆军将军迈克尔·弗林。2017年在弗林推荐下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担任亚洲事务高级专员。特朗普任命波廷格担任这一职位,主要是看重其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及其对中国的观点。

波廷格对中国抱有深刻的误解和敌意。他认为:“中国政权有两个支柱,即经济发展成就、对新闻和信息控制。”两个支柱中,“中国经济繁荣不恰当地基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

^① Megan Cassella, “Trump’s attack dog on trade: The California professor behind Trump’s anti-China policy is a mini-Trump himself,” *Politico*, Mar. 11,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7/03/trump-trade-attack-dog-peter-navarro-000353>. Megan Cassella, “Peter Navarro’s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Politico*, Mar. 12,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7/03/morning-trade-peter-navarros-road-to-the-white-house-000355>.

^② Peter Navarro,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Financial Times Press, 2006.

^③ Peter Navarro,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FT Press, 2011.

^④ Peter Navarro, Greg Autry,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Prometheus Books, 2015, p. 38.

^⑤ Melissa Chan, “Trump’s Top China Expert Isn’t a China Expert,” *Foreign Policy*, Mar. 13,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3/13/peter-navarro-profile-national-trade-council-donald-trump-china-expert/>.

^⑥ Adam Davidson, “Trump’s Muse on U. S. Trade with China,” *The New Yorker*, Oct. 12, 2016, <https://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trumps-muse-on-u-s-trade-with-china>.

^⑦ Megan Cassella, “Trump’s attack dog on trade: The California professor behind Trump’s anti-China policy is a mini-Trump himself,” *Politico*, Mar. 11,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agenda/story/2017/03/trump-trade-attack-dog-peter-navarro-000353>.

^⑧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Random House, 2001.

^⑨ Melissa Chan, “Trump’s Top China Expert Isn’t a China Expert,” *Foreign Policy*, Mar. 13,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3/13/peter-navarro-profile-national-trade-council-donald-trump-china-expert/>.

机”，同时“中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维护互联网防火墙，完成监控任务”。他对外宣称担任驻华记者期间曾遭政府人员的干预和恐吓，因此，在他眼里中国仍是“专制政府”，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更加“珍视自由”^①。

波廷格支持特朗普把对华贸易问题当作国家安全议题，主张对美国的竞争者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持强硬态度。他认为美国过去欢迎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以期创造一个友好经济体和战略伙伴的做法是错误的。波廷格起草的遏制中国经济扩张的文件，成为2018年3月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基础材料。在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起草过程中，波廷格扮演了关键角色，该文件把中国称为“根据自己喜好重整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②。即便是在班农眼里，波廷格也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鹰派^③。

4. 罗伯特·莱特希泽

生于1947年的罗伯特·莱特希泽是贸易谈判领域的“实干派”。他曾于1983年4月至1985年8月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迫使日本让步减少对美出口。特朗普上台之后便提议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虽然他需要得到国会“特别豁免”^④才能担任该职，但特朗普没有放弃，为此该职位空缺数月，足见特朗普对莱特希泽的认可。

莱特希泽反对自由贸易，主张利用贸易手段实现美国振兴。他认为，利用贸易政策推动美国出口、发展国内工业，是共和党的一贯原则^⑤。有专家评论称，莱特希泽是一名“贸易现实主义”^⑥，为保护美国经济利益，不惜打破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既有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单边性惩罚措施。在对华关系上，莱特希泽持强硬态度。早在1999年，他就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是威胁^⑦。他经常指责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来源于操纵货币、非法补贴出口商品、盗取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不公平贸易工具，并认为美国在贸易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导致美国工厂倒闭^⑧。为此他支持对中国提高关税、实行进口限额、征收附加费。

5. 约翰·博尔顿

生于1948年的博尔顿，曾服务于共和党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几十年来以“战争鹰派”形象活跃在美国政坛。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博尔顿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博尔顿曾担任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外交政策顾问。2018年

^① Dick Morris, "A Young Man and His Ideals," *The Hill*, October 6, 2005, <http://thehill.com/opinion/columnists/dick-morris/4703-a-young-man-and-his-ideals>.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③ Michael Crowley, "The White House Official Trump Says Doesn't Exist," *Politico*, May 30,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5/30/donald-trump-matthew-pottinger-asia-218551>.

^④ 莱特希泽曾代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与美国政府打贸易官司，要想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必须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特别豁免”。

^⑤ Robert E. Lighthizer, "Donald Trump is no liberal on trade," *Washington Times*, May 9, 201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1/may/9/donald-trump-is-no-liberal-on-trade/>.

^⑥ "Trump's new trade rep poised to take stern stance on China," *ASSOCIATED PRESS*, May 11, 2017, <https://apnews.com/bc250e818eb740b0b98191023278f7b6>.

^⑦ “美鹰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名通过，曾代表中企跟美国打官司”，观察网，2017年5月12日，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5_12_408044.shtml.

^⑧ Robert E. Lighthizer, "Donald Trump is no liberal on trade," *Washington Times*, May 9, 201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1/may/9/donald-trump-is-no-liberal-on-trade/>.

4月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不仅在许多外交政策议题上与总统拥有共同的观点，而且拥有数十年政府、政治和美国领导者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怜悯“美国的敌人”^①。

博尔顿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敌意，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在自由贸易环境中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要求中国停止在全球发放出口补贴、歧视外国投资等所谓“系统性欺骗”。他认为中国的贸易做法使中国从世贸组织和美国开放的市场中获益，却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工业体系。博尔顿反对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对台军售。早在2007年，他就指出：“中国对能源的巨量需求不断增长，军事预算和军事能力快速提升，是立即可识别的问题之一。”^②他还无端指责中国支持伊拉克、朝鲜、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

正是看中了博尔顿的保守主义立场和观点，特朗普才决定启用70岁的博尔顿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纽约时报》评论称，随着蓬佩奥取代蒂勒森担任国务卿、博尔顿取代麦克马斯特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特朗普外交政策团队成为“在当代记忆中最激进且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团队”，其激进程度甚至超过小布什政府中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衔的外交政策团队^③。

6. 白邦瑞

出生于1945年的白邦瑞是一个“中国通”，曾在特朗普竞选团队中担任中国政策顾问^④。美国战略学界普遍认为，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对特朗普具有较大的影响。白邦瑞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成名很早，20世纪70年代就因撰写报告提倡“联中抗苏”，受到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重视。苏联解体之后，白邦瑞对华态度180度大转弯，变成了“中国威胁论”的煽动者。2000年，白邦瑞专门摘取中国官员学者批评美国的文章，合编为《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以片面的方式提出“中国要把美国看作战争对手”的观点^⑤。同时他曲解《孙子兵法》，将“韬光养晦”曲解为“卧薪尝胆”的现代版本，炒作“中国威胁论”。2004年以来，他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多次为国防部撰写报告评估中国军力态势，提醒美国警惕中国崛起。英国《经济学家》认为，白邦瑞是引起政府各部门在中国政策上对立的“导火索”^⑥。2015年，白邦瑞出版《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⑦，取得更大的影响力。该书认为，中国秘密战略的目标，是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① Paul Bonicelli, “John Bolton I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rump Has Been Waiting For,” *The Federalist*, March 23, 2018, <http://thefederalist.com/2018/03/23/john-bolt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trump-waiting/>.

^② John R. Bolton, “Surrender is Not an Option: Defending America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broad,” Threshold Editions, 2007, p. 441.

^③ David E. Sanger, “With Bolton, Trump Creates a Historically Hard-Line Foreign Policy Team,”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18, <http://us.pressfrom.com/news/politics/-129391-analysis-with-bolton-trump-creates-a-historically-hard-line-foreign-policy-team/>.

^④ Tom Phillips, Nicola Smith, “Trump ‘tantrums’ signal trouble for China-US relations – state media,” *The Guardian*, December 6,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06/trump-tantrums-signal-trouble-for-china-us-relations-state-media>.

^⑤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美] 迈克尔·皮尔斯伯里著，肖欢容、张梅译：《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⑥ 隗静：《白邦瑞：五角大楼的中国通》，载《环球时报》2005年10月17日第8版。

^⑦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St. Martin’s Griffin, 2015.

美国要想在和中国的争霸中不被击败，必须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制定更有效的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战略，加强对中国亲民主人士的支持等。

白邦瑞对中国的看法充满了阴谋论色彩。他歪曲理解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等数代领导人的战略思想，歪曲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他也不相信“中国的目标不是全球领袖。它只希望为其 14 亿人民实现和平与繁荣。因此即使中国成为第一，它也不会试图将美国驱离世界领袖地位。中国非常乐意维护美国和西方向世界提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①。

综上所述，从对华认知和政策倾向来看，特朗普的主要智囊人物都是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遏制打压中国的“鹰派”。这些智囊人物费尽心机抹黑中国，无非是为了制造极具迷惑性的话语颠倒黑白，利用民粹主义转移矛盾，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干扰中国正常发展。这样，美国可以继续稳定地占据世界霸主地位，西式现代化、西式民主和所谓的“普世价值”可以继续主导世界话语权。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深层次逻辑。

二、转移矛盾，维护自身统治地位

如上所述，特朗普及其智囊故意曲解现实，捏造虚假联系，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对象国。比如班农在 2017 年 11 月东京演讲中指出：“英国的脱欧和 2016 年的川普竞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出口其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中西北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纳瓦罗在《致命中国》中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使用八种武器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武器包括：非法出口补贴网络；对货币的操纵和总体低估；对美国知识产权财富的造假、盗版和偷窃；用大规模的环境破坏换取少量生产成本优势；远低于国际规范的工人健康和标准；不合法的关税、配额以及其他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来获得对世界冶金和重工业更大的控制；依靠掠夺性定价和倾销，将外国竞争者赶出关键资源市场，并用垄断价格获取消费者权益；限制外国竞争者在中国设立门店。

这些观点恐怕经不起推敲。表面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确实从西方发达国家带走了一些就业机会，但造成西方发达国家就业机会减少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却是资本主义制度。首先，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引发实体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据统计，美国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从 1980 年的 20.46% 下降到 2016 年的 11.71%。美国劳工部预计，2014—2024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继续减少 81.41 万。与之相比，从 1980 年到 2016 年，美国金融资产总量从 GDP 的 5.40 倍上升到 11.89 倍；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构成的“泛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对 GDP 贡献率从 15.70% 上升到 20.56%。作为背后推动力的美国资本向全球转移，无疑是要“寻找价值洼地，以求最大限度赚取剩余价值”^②。正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

^① Mitchell Blatt, “America and China: 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We Asked 14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Experts,”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0,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and-china-destined-conflict-or-cooperation-we-asked-14-worlds-most-renowned-experts?page=0%2C7>.

^② 田行健：《美国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深层根源》，载《红旗文稿》2018 年第 15 期。

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①其次,美国超低储蓄率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也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巨大的重要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说过:“如果美国的国内投资继续超过其储蓄,它将不得不输入资本,并维持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与中国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美国一直储蓄太少。”^②同样,美元霸权决定了美国要享受国际铸币税,就一定会出现对外贸易逆差,这在客观上是孪生的。再次,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美国政府的政策反映更多的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层的富裕阶层的政策偏好。美国学者马丁·吉伦斯研究发现:“当不同收入的美国人在政策倾向上存在分歧时,实际政策结果强烈地反映了最富裕的人的偏好,与穷人或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偏好没有任何关系。”^③“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似乎基本上没有影响政府采取哪些政策或不采取哪些政策。”^④近年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税改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美国华盛顿税务政策中心的分析,减税的大部分收益都将由高收入家庭获得,到2027年,近50%的减税福利将由1%的富豪阶层独享^⑤。最后,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领域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化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发达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迄今无法使资本主义世界摆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避免经济危机、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矛盾和社会风险。在工人运动推动下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在某个历史时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

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西方国家掌权者,是决然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让其国内公众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的。因此,西方掌权者指责经济全球化,把中国当作他们的替罪羊,告诉自己的国民中国是西方国家制造业衰落、工作机会流失的主要原因,以此掩盖自己作为剥削者的卑劣行径,掩盖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无法调节的深刻矛盾。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促使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特朗普及其智囊人物顺应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媒体形态的变革,利用民众反建制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情绪,将自己塑造成为劳动阶层的代言人,以换取选票和大选的胜利。班农在东京演讲中指出,看到这些真相的不是那些精英们,他们在选择性地失明;在美国和英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是劳动阶层,他们知道那些工厂搬到哪里去了,他们知道那些工作转移去哪里了。类似的言论,纳瓦罗也说过不少。但是,特朗普阵营真的代表劳动阶层并为其谋利吗?事实恐怕远非如此。

首先,特朗普智囊人物的此类言论,只是为了扳倒政敌,而不是也不会代表劳动阶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被他们所批判的政敌,包括华尔街、硅谷、好莱坞等从全球化中获益的资产阶级集团。他们确实是选择性失明,但是选择不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才是其社会问题的根源,而非“工厂搬到了哪里”“工作机会转移到了哪里”,因为在背后运作这一切的正是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精英,是资本增殖的力量。这些精英们看到了全球化的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685页。

② Joseph Stiglitz, “The US is at Risk of Losing a Trade War with China,” *Project Syndicate*, July 30,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loses-trade-war-with-china-by-joseph-e-stiglitz-2018-07>.

③ Martin Gilen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9, No. 5, 2005.

④ Martin Gilens,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

⑤ 唐芳芳:《对美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

会，学会了如何利用其他国家的机遇谋求自己的利益、增加自己的资本。中国仅仅是因为自身发展而给发达国家资本家提供机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个代表，是全球化格局中提供资本增殖机会的一个变量。只要能利用全球化换来更多的利润，这些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不会关心去哪个国家或地区，也不会管工厂的搬离和工作的转移会给本地劳动阶层带来什么影响。即便西方资本家不到中国来，也会到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中去，不然怎么会有“金砖四国”“金钻十一国”“展望五国”的术语概念。这些概念不正是西方资本家群体利用一切能掌控的机会、甚至自己制造机会去推动资本增殖的证明吗？

班农之所以批评这些精英们，并不是代表劳动阶层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代表自己的资产阶级阵营争夺执政权，劳动阶层的呼声只是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已。同样，全球化、自由贸易以及作为贸易伙伴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也是因为班农、特朗普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不那么需要从全球化中获利，相反，全球化帮助了作为政敌的另一个资产阶级阵营的发展，加上全球资本配置给美国带来的社会难题，威胁到了特朗普阵营的利益。换句话说，特朗普要带领美国人走反全球化道路，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全球化剥夺了美国劳动阶层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而是全球化使美国的利润大多流向了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行业、企业和人群的口袋里，使他所在的行业、他所代表的资本家群体的利益相对受损。因此，特朗普阵营要通过反全球化，使这部分利润回到自己及所代表的资本家群体的口袋里，使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再次站到美国社会剥削链的顶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劳动阶层获得一定收益，那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短期微调，是资本主义代言人轮换过程中的短暂喘息。只要特朗普不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美国这种剥削制度的本质就不会改变。特朗普限制国外移民、增加产业工作就业机会，只是在发展模式问题和社会矛盾集聚到一定阶段之后，美国掌权者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微调。这种政策微调过去有，以后还会有，但它改变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

当然，特朗普阵营与他们所批判的阵营也存在基本的共识与默契，那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稳定性，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形象一点说，不同的资本家群体就像坐在同一个桌子、不同凳子上的食客，虽然其利益诉求和利润来源不同，但是谁都可以吃到桌子上鲜美的菜肴，差别只在于吃得多少，因此谁也不会想到去掀翻资本主义制度这张桌子，即便是吃得少的食客。因此，在面对国内问题时，任何一个资本家群体都不会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费劲心机，运用一切手段营造舆论，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这样的变量上，这种掩盖本质和真相的做法多么富有欺骗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么成功！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它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当我们用阶级分析法看待这一问题时，其中的奥妙一目了然。“班农深知旧有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这种模式里，精英在利用规则时牺牲了大众的利益。”他也知道“两党都存在腐败和低效实现社会目标的官僚机构”，所以他不会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①。

同样，特朗普虽然口头上说要结束对外战争，割断美国经济对军工产业的依赖，打破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链条，但是他做得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且不说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与资本主义政党派别盘根错节的关系及其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单从美国霸权的结构性需要来说，

^① Andrew Sheng, "Did Bannon know best? Without cooperation, a clash of civilisations with China is com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5, 2018,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26946/did-bannon-know-best-without-cooperation-clash-civilisations>.

特朗普也很难改变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内在属性。因为军事霸权是维持美国霸权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美国要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是美国所有资本主义政党派别的基本共识。即便特朗普口头上说得再好，短期内做出再明显的调整，也无法改变这一结构性问题。执政以来特朗普在叙利亚局势和伊朗核问题上的决策和8月13日签署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已经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新的预算案军费增长2.6%，至大约7160亿美元，增幅为多年来最高。白邦瑞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就是评估中国军力，其目的无非是保证美国在军事力量和科技上的绝对优势。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否决外来资本收购美国具有军事和战略价值的公司，也是出于这一考虑^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列宁100多年前有关帝国主义与战争关系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当前美国的行为逻辑依然富有启示。他指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②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无论是发动贸易战还是军事战，抑或扩充军备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护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和全球利益。

其次，班农说劳动阶层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只是选择性地说出了部分真相。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工具的作用下，西方国家的劳动阶层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工厂搬到哪里去了”“工作转移去哪里了”的表象。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他们很难想到驱动工厂搬离与工作转移的真正动力，是资本增值的需要和本国资本家逐利的需要，很难想到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不会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而展开斗争。如同19世纪40年代欧洲工人认为其痛苦来源于机器并以破坏机器的方式表达愤怒一样，美国的劳动阶层也因认识局限性而受到资本主义理论的蛊惑，认为全球化是给自己痛苦的根源，将批评矛头指向全球化，由此形成的民粹主义风潮被资本主义掌权者所利用，成为美国资产阶级攻击全球化、抹黑中国的武器。这说明美国劳动阶层虽然身处发达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并不成熟，尚不明白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真正的斗争方向是什么。

在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工具是教育与媒体。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阶层恐怕很难找到真正为自己做研究的专家或机构和为自己说话的媒体，这就为资本主义掌权者提供了转嫁矛盾的机会。主流媒体在预测美国2016年大选结果时发生的意外，从反面说明正是因为美国底层民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真正的代言人，其声音难以得到充分表达，才导致特朗普胜选之时，人们对美国主流媒体集体预测失败大跌眼镜。这本来并没有什么意外，因为美国媒体本质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利益，不会也确实没有为美国基层民众提供发声渠道，所以当基层民众选票的力量爆发时，才震惊了美国和世界。

特朗普的胜选，一方面是因为以班农为首的竞选团队看清了美国基层民众的变革心声，利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国内政治生态的变革特征，形成了正确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更因为除了两名资产阶级候选人之外，美国选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能在两名候选人中选取“相对不那么差的一位”。竞选战略不等于执政方略，前者只是以竞选胜利为目标的策略

^① Chris Arnold, "Trump Adviser's Warning About Food Supply Takeover Met With Skepticism," NPR, March 10,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salt/2017/03/10/519488848/trump-advisers-warning-about-food-supply-takeover-met-with-skepticism>.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660页。

安排。历史已经并将反复证明，美国政党一旦竞选胜利，曾经服务于竞选策略的多数承诺都被抛之脑后，相反执政方略却稳定地取决于执政党的阶级属性、它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及其利益需求。换句话说，普通劳动阶层可以是特朗普胜选的选民基础，却不会是特朗普的执政基础，因为特朗普及其所在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会服务于普通劳动阶层的利益诉求。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即特朗普利用劳动阶层希望变革的呼声与选票权利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后，会立即将劳动阶层抛得远远的。特朗普如此，过往其他美国总统及其执政团队何尝不是如此，这是由国家制度和阶级属性规定的结构性矛盾。即便像特朗普一样的政客短期内为美国带来了产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一些进步，那也是特朗普及其代表的政治势力在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带来的附属品。而他所实行的反全球化行为是以牺牲美国劳动阶层长远利益为代价的，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甚至是以牺牲全球化时代他国正当利益为代价、与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而换来的眼前小利。施蒂格利茨认为：“在特朗普愚蠢的贸易战之后，世界将变得不同：不确定性上升、对国际法规信任度降低、边界更加坚固。”^①

由此可见，西方政客尤其是美国政客炒作民粹主义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阴谋，那就是将西方自身问题和“美国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归咎于全球化与中国因素，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资产阶级的罪责。他们利用这套理论影响西方民众的对华认知，再借助西方民众之口炒作中国威胁，向中国施压。所谓的西方民粹主义并没有真正反映普通劳动者的声音，更难以推动西方政客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相反它为资产阶级掌权者利用劳动阶层的情感诉求与认识局限性做文章提供了方便。这种情感诉求表面上为特朗普之类的资本主义代言人推进所谓“改革”或者制造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虚假的合法性依据，这种认识局限性为资本主义掌权者巩固权力地位、积累资本利润提供了机会。

三、制造障碍，干扰中国发展进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客习惯于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用阴谋论编织威胁论，煽动西方反华情绪。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无论是博尔顿、莱特希泽、白邦瑞这样的资深政客或观察家，还是班农、纳瓦罗、波廷格这种缺乏政治实践的“门外汉”，为了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都在从不同角度制造和炒作“中国威胁论”，尤其是班农和纳瓦罗。班农在东京演讲中指出，过去二十年，中国遵循的是“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中国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以规则为基础的战后国际自由秩序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且严格地执行了这一计划”^②。这种阴谋论的观点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即便中国有所谓的“谋”，那也是“阳谋”，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发展成就在公开的文件、规划当中写得一清二楚；即便有所谓的“略”，中国走的也是双赢战略，期望双边或者多边受益，推进共同发展。美国政客从自身利益需求和“非黑即白”的哲学理念出发，认为中国发展再正常也是对美国霸权、西方模式、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那些习惯于威胁他人的

^① Joseph Stiglitz, “The US is at Risk of Losing a Trade War with China,” *Project Syndicate*, July 30,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loses-trade-war-with-china-by-joseph-e-stiglitz-2018-07>.

^② “Steve Bannon in Tokyo: U. S. ‘elites’ to blame for rise of China,” *The Asahi Shimbun*, November 16, 2017, <http://www.asahi.com/ajw/articles/AJ201711160052.html>.

人，才会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威胁。”^①

西方的阴谋论和威胁论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扭曲的逻辑。班农认为，过去20年美国历任政府的失误在于不仅没能使中国民主化，反而让中国利用这个体制来为本国获利^②。在他看来，这不是个小小的战略错误，而是在战略上将美国和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国置于极其不利处境的“大错特错”^③。以这一观点为代表的“对华政策失败论”如今在美国相当流行。纳瓦罗、莱特希泽、波廷格、博尔顿也都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美国历史上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④，他们同样拒绝美国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中国会变得更加开放和不那么集权”的观点^⑤。这种论调，一方面暴露出他们赤裸裸的施舍者和全球霸主心态，另一方面暴露出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对华决策的根本逻辑，那就是美国要改变前任的“战略错误”，剥夺中国的发展空间，让中国连本带利地把这些年从西方赚到的钱甚至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所有收益还回去。班农不讲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对西方国家、企业和民众带来了怎样的机会和好处，不讲中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做出的努力，只讲中国是一个受益者，甚至是一个“强盗式的剥夺者”，从美国剥夺美元，从发达国家剥夺工作机会。这就是美国扭曲的逻辑。

尽管白宫内部也存在路线之争，但是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的表现来看，美国正沿着这样的战略进行部署。从战略定位来看，除了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成“修正主义国家”外，2018年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也将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运用掠夺性经济手段恫吓邻国的同时将南海军事化”，“使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秩序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⑥。从战略实践来看，从发动贸易战、插手南海问题到对台军售^⑦、干预

①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② Guy Taylor, “Bannon storms Japan, bashes U. S. ‘elites’ for bungling rise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15, 2017. “Steve Bannon in Tokyo: U. S. ‘elites’ to blame for rise of China,” *The Asahi Shimbun*,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http://www.asahi.com/ajw/articles/AJ201711160052.html>.

③ Penny Starr, “Bannon to Address Crowd in Tokyo; Democracies Should Form Alliance to Counter Chinese Threats,” *Breitbart News*, 12 Nov 2017, <https://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7/11/14/bannon-to-address-crowd-in-tokyo-democracies-should-form-alliance-to-counter-chinese-threats/>.

④ Melissa Chan, “Trump’s Top China Expert Isn’t a China Expert,” *Foreign Policy*, August 20,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3/13/peter-navarro-profile-national-trade-council-donald-trump-china-expert/>.

⑤ Evelyn Cheng, “Trump’s newest advisor Navarro makes all the tough talk about China look serious,” *CNBC*, December 22, 2016, <https://www.cnbc.com/2016/12/22/who-is-peter-navarro-trump-advisor-wants-to-get-tough-on-china-trade.html>.

⑥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⑦ 特朗普2016年12月接受采访时说：“除非我们在贸易等其他事务上与中国达成交易，否则为什么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虽然2017年2月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示坚持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但其立场仍然值得怀疑。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肆意践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损害中美政治互信和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2018年6月，美国国务院批准特朗普上任后首宗对台军售方案，价值14.2亿美元。竞选时特朗普的智囊人物斯蒂芬·摩尔接受采访时说：“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的独立国家值得我们支持，美国应该支持其盟友，如果中国不喜欢，就干掉他。”Mallory Shelbourne, “Trump adviser: If China doesn’t like Taiwan call, ‘screw em’,” *The Hill*, December 5, 2016, <http://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308825-trump-adviser-i-dont-care-if-call-with-taiwan-offended-chinese>.

西藏问题^①，特朗普政府全面制华的倾向暴露无遗。尤其是在经贸问题上，特朗普宣称“美国绝不能在贸易上再被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占便宜了”^②。这种将美国放在受害者位置上的虚假逻辑，成为迷惑美国公众的迷魂汤。班农虽然在东京演讲中否定了美国精英此前改变中国的方式，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改变中国的目标。相反，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实践说明，美国不仅没有放弃改变中国，反而撕掉面纱、变本加厉，以短兵相接的方式直接遏制中国，试图以此改变中国。

在特朗普智囊人物的有色眼镜下，中国任何一种进步、一次大会都可以被拿来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素材。班农在东京讲话中将中共十九大报告作为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动西方惧华反华情绪的重要素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分为两个阶段，并科学地提出了每个阶段的具体目标^③。这本来是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常战略部署，但在班农眼里却变成了“中国追求在 2035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势力，2050 年成为主导国家，换而言之就是成为世界的领袖”。他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就是告诉世界中国“如何去成为主宰全球霸权的大国”。他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升到制度冲突、文明冲突的高度，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对西方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它实质上是说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资本化的西方已经输了”。他试图通过渲染中国发展模式、制度类型、文明特征对西方的颠覆性威胁，在国际上煽动仇华情绪，让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制华”^④。

同理，“中国制造 2025”和中国的科技创新也成为特朗普及其智囊攻击中国的重要目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经济体结合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趋势，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计划或者举措，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 4.0”战略，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本来是很多国家都在做的事，但“中国制造 2025”却触动了美欧一些政客的过敏神经。特朗普指出：“‘中国制造 2025’是要主宰新兴高科技产业，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但却伤害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不能再容忍由于不公平的经济做法而失去技术及知识产权。”^⑤ 纳瓦罗也说过：“中国公布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等于告诉全世界‘未来我们要主宰任何一个新

① 2018 年 3 月 24 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 1700 万美元援助“藏独”资金预算支出。4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包括指责西藏“人权问题”在内的《国别人权报告》。4 月 25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涉藏反华决议（第 429 号），染指“转世”之争，为插手达赖“圆寂”事件埋下伏笔。另外，多位美国议员与达赖及亲信见面。

②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June 1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regarding-trade-china-2/>.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④ “Steve Bannon in Tokyo: Democracies Should Form Alliance to Counter Chinese Threats,” *Breitbart News*, November 14, 2017; Guy Taylor, “Bannon storms Japan, bashes U. S. ‘elites’ for bungling rise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15, 2017, <https://www.breitbart.com/big-government/2017/11/14/watch-steve-bannon-in-tokyo-democracies-should-form-alliance-to-counter-chinese-threats/>.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⑤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June 15,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regarding-trade-china/>.

兴产业,所以你们的经济不会再有未来’。”^①按照他们的逻辑,新型高科技产业只能由美国或者西方来主宰,中国一旦在这些领域取得进步,那就是对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伤害。“欧亚未来网”一篇文章说出了美国言语背后的政策逻辑:“在零和思维的驱使下,中国创新太少时受到指责,中国创新‘太多’时同样受到指责,还要遭受保护主义关税。这说明了美国的虚伪,它暴露了一种狭隘、幼稚的心态,看不到双赢模式下共同成功的现象。现在中国的经济大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放,然而美国非但不把中国当作伙伴,反而继续指责和试图惩罚中国,而原因只不过是中國做得成功。”“分析当代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美国政治领导人并不关心中国自己的发展目标,美国的中国批评者巴不得中国力争全球创新领先失败。”^②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特朗普及其智囊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虽然中国多次声明“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赢之举,但美国依然担心中国借此挑战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地位。波廷格曾警告“华盛顿低估了中国通过大量‘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争取全球权力地位的努力”^③。事实上,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格局和制度安排,已不适应21世纪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与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的历史使命,不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而是与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种新的更加适应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世界格局和制度安排。国家间虽有分工差别,但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便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大国共同追求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经历的并非中美之间的霸权更迭,而是生产方式和国际秩序的更新换代。

除对自身霸权的担忧外,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维护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信心,摆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恐惧。将创新当作西方发达经济体优势的观点本无可厚非,毕竟西方是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但班农把科技创新当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认为它是“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这明显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偏见。“在班农看来,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即将解体。”^④无怪乎,当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快速发展、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马上被班农之流的西方政客、战略家、思想家当作“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把柄。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中国但凡表现出任何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越性,都是对西方模式优越性的颠覆。殊不知,从阶级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拓展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潜能,暴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落后。这正是西方掌权者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根源所在:他们要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避免本国劳动阶层将革命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资本主义制度。

综上所述,通过特朗普智囊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深层逻辑。

^① “U. S. 's China Tariffs Aimed at High-Tech; Navarro,” *Bloomberg*, March 28,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3-28/investors-nervous-as-u-s-drafts-china-tariff-list-trade-update>.

^② Adam Garrie, “China is Condemned by The US For Doing That Which America Told China to do in The First Place,” *Eurasiafuture*, July 14, 2018, <https://www.eurasiafuture.com/2018/07/14/china-is-condemned-by-the-us-for-doing-that-which-america-told-china-to-do-in-the-first-place/>.

^③ Michael Crowley, “The White House Official Trump Says Doesn't Exist,” *Politico*, May 30,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5/30/donald-trump-matthew-pottinger-asia-218551>.

^④ Andrew Sheng, “Did Bannon know best? Without cooperation, a clash of civilisations with China is com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5, 2018,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26946/did-bannon-know-best-without-cooperation-clash-civilisations>.

简要来说，特朗普及其智囊人物为了上台执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利用美国民粹主义显著上升的政治生态，编造了一套极具迷惑性的话语体系，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本身的问题转嫁给经济全球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贸对象，同时借此大肆抹黑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类型，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试图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在西方世界拉起联合制华的统一战线，干扰中国正常发展，维护美国主导、西方占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要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外部敌对势力进行斗争，更好地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更加严峻的外部挑战。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金淑霞）